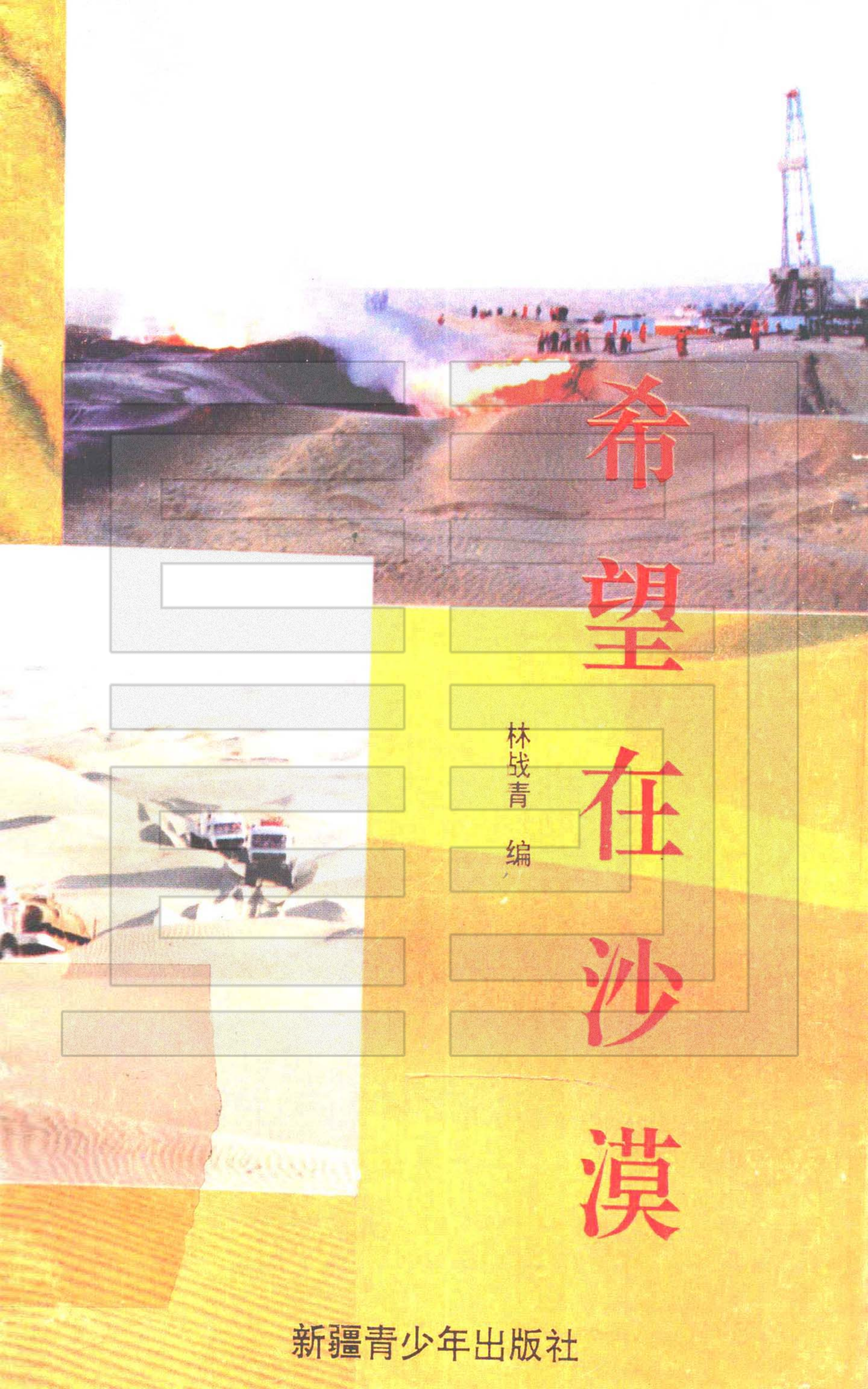




希望 在 沙漠

林战青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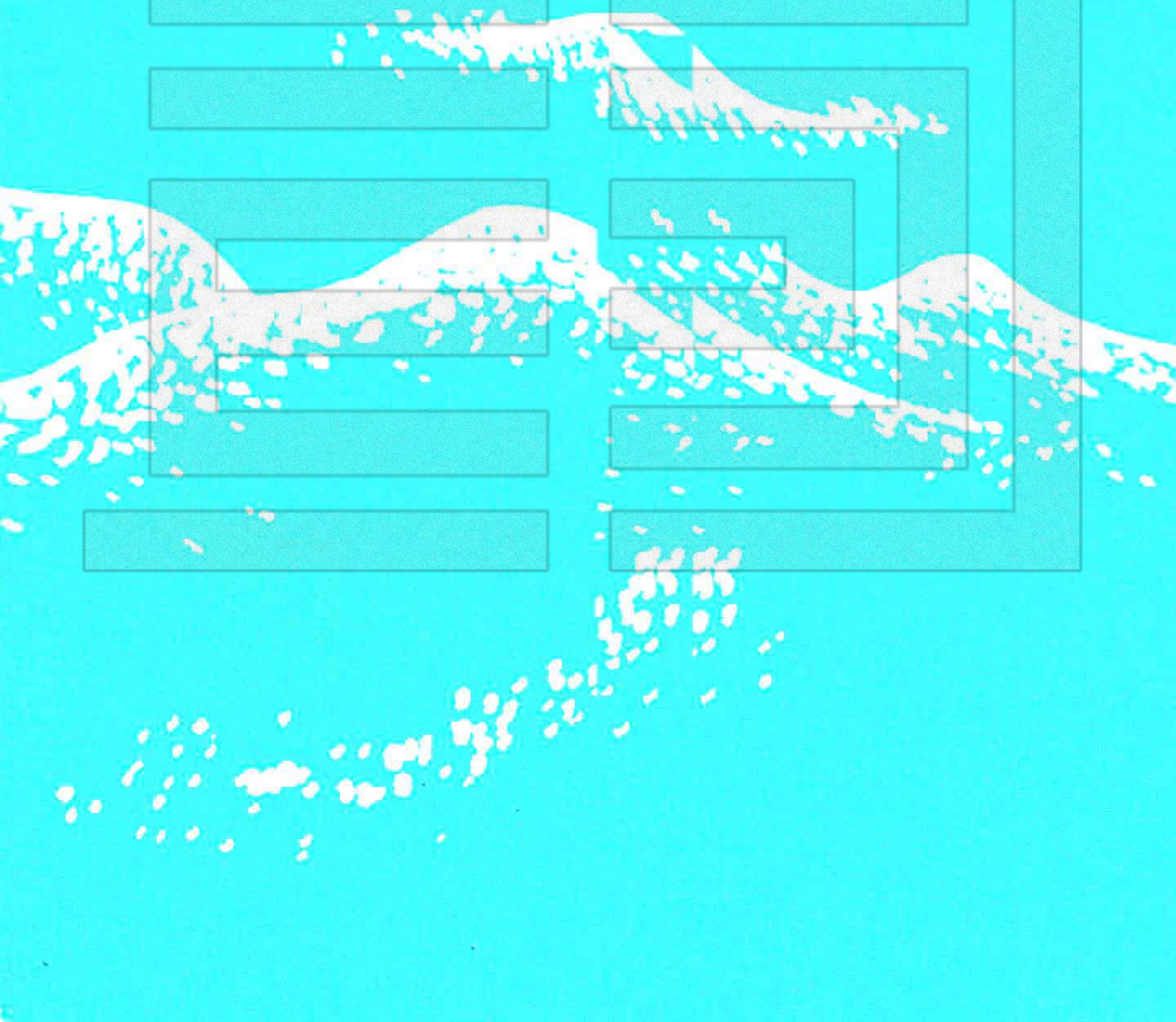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主编 林战青

1

希望在沙漠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希望在沙漠

主编 林战青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7印张 180千字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

印数:—1—3200

ISBN 7-5371-1120-0/I·396 定价:5.00元

依托社会基础办石油，

是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一

大特色（详见图片）。

新疆第四运输
公司是塔里木石油
探区主要运输单位
之一



专为石油探
成立了太拖拉汽
修理厂和特种车
理厂

石油物资运输
百分之九十的运力从事



巴州一运司
支援塔里木石油
设的最早单位
一。特为石油运
购进了大吨位
车。



车
维
修
中
心。
专
为
石
油
成
立
起
沙
漠
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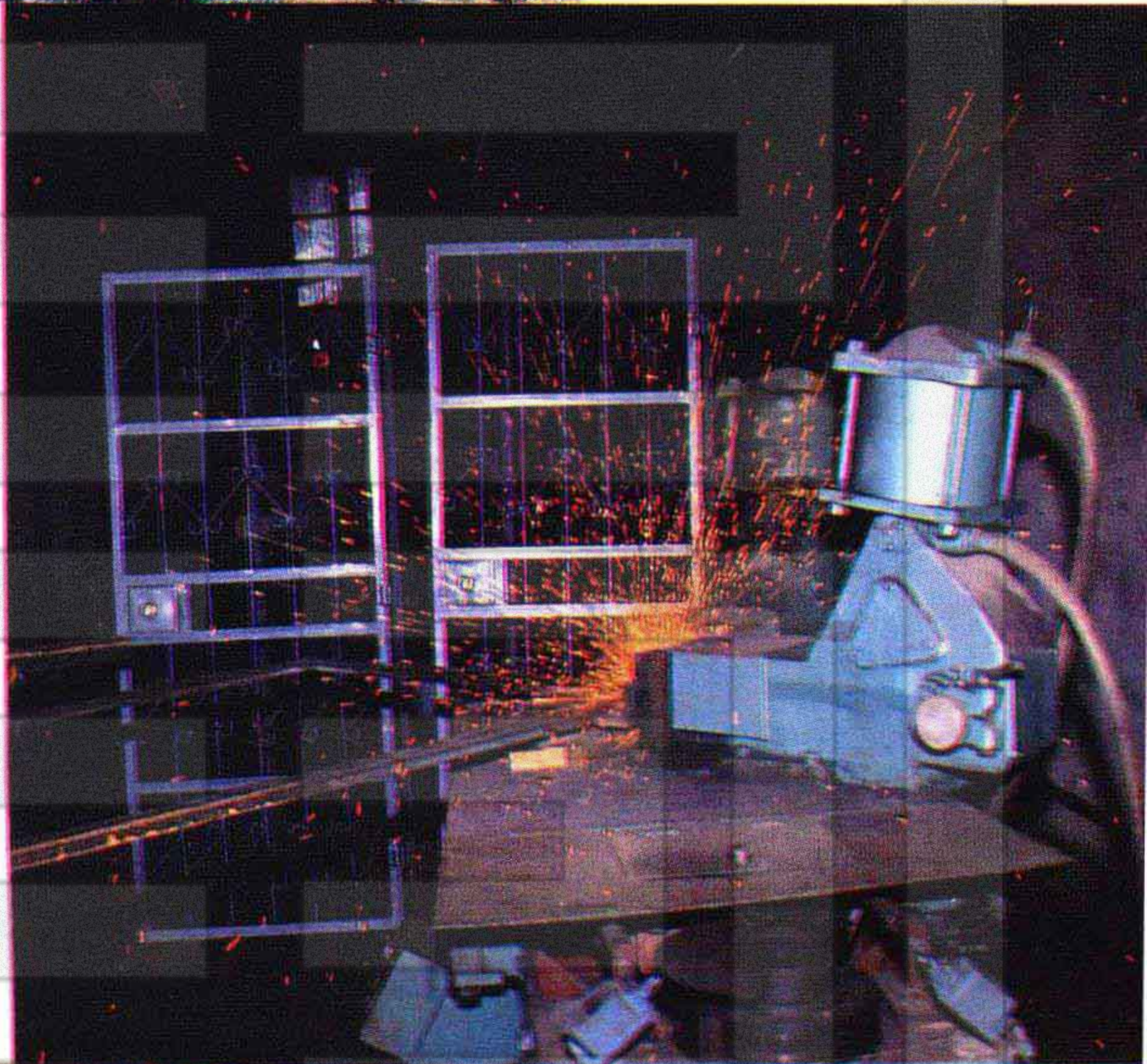
待
修
的
沙
漠
车



金属材料公司在钢材紧缺情况下总是优先满足石油探区用料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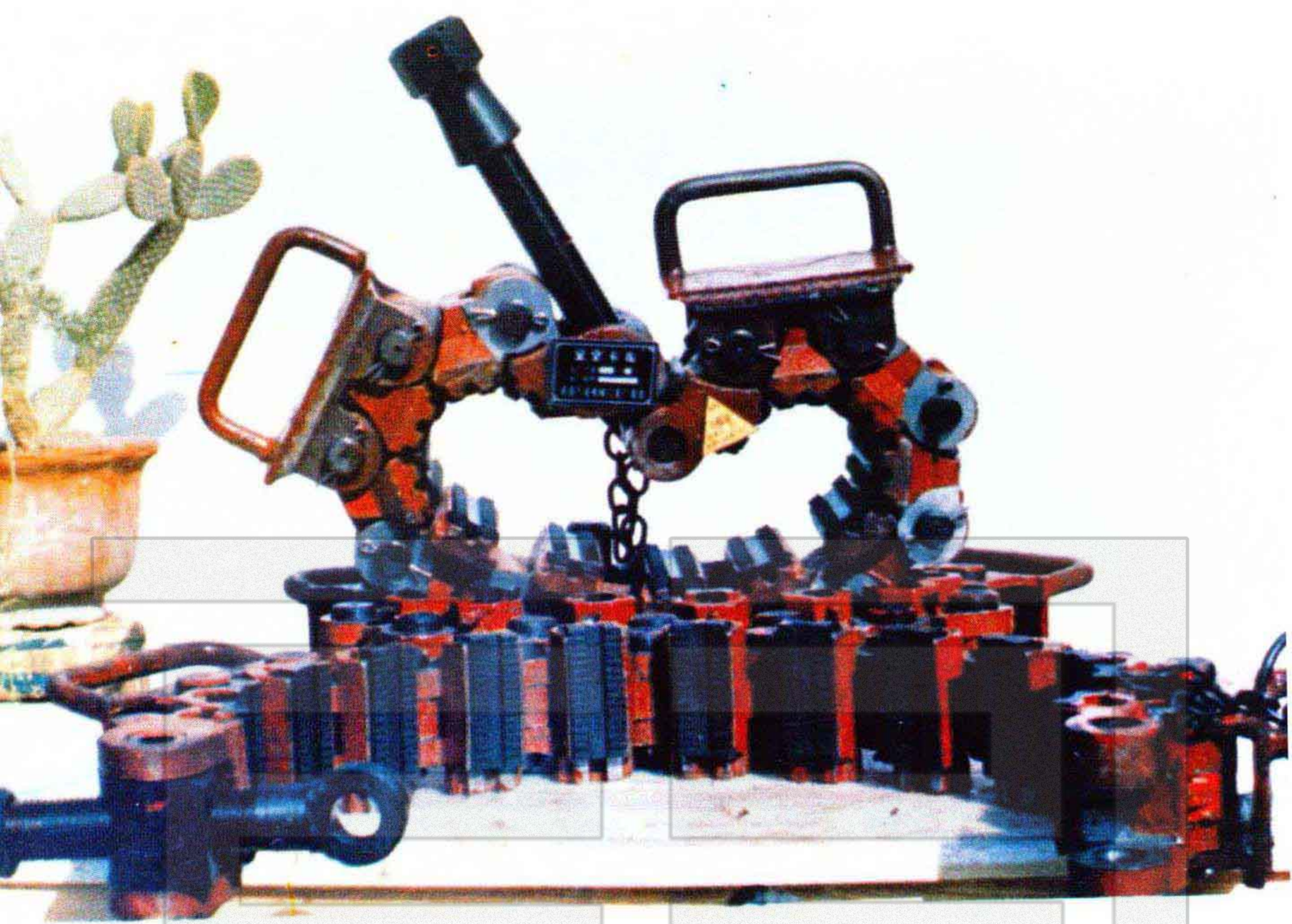


巴州物资局为支援石油建设建立起金属材料、物资再生利用等8大公司，每年为石油勘探提供数千万元的物资



物资再生利用公司生产的拖车、法兰盘等产品，对石油探区起到补缺作用。





安全卡瓦

新疆工具模具厂竭尽全力为塔里木
石油探区服务,成为石油工具和配件定
点生产厂家。

高压油罐



焉耆县兴兴皮毛厂每年为石油探区提供数以万计的皮卡衣、工作服等劳保用品。皮卡衣系列获 92 年中国深圳博览金奖。



成衣车间



展品陈列厅

厂长李瑞琴对记者说，兴兴皮毛厂的兴旺多亏遇到了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好机遇。





门面小，生意大。

电脑打字设备

乌鲁木齐通达公司库尔勒经营部源源为“石油”上提供数量可观的现代化办公用品。



我们历来的服务方针是跟踪服务，送货上门。

经理马毓庆告诉记者：



编者的话

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给新疆经济建设带来了腾飞的机遇,也给新闻工作者拓宽了采访的新天地。

这几年,编者以广播记者的身份,经常到塔里木石油探区采访。塔里木石油探区实行新的管理体制,采用当代新技术,实现了高效率、高水平,堪称我国石油工业战线改革开放的一个典型。奋战在塔里木的3万余名石油健儿,学铁人,学大庆,勇攀技术高峰,多项勘测成果表明,塔里木的石油勘探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作为新闻记者,我们曾陆陆续续采写过一些塔里木石油探区的稿子,但这些稿子由于受到新闻短、新、快等要素的限制,未能够更系统更全面地反映塔里木石油战线、石油职工的成果和精神面貌。每当我想到石油勘探那感人的场面,想到石油上领导和职工给我提供的采访之便,总觉得有件心愿未了,久而久之便产生了编写本书再现塔里木石油会战场面的念头。这想法得到了新疆青年出版社的赞同,并建议不一定个人写稿,可采用“兵写兵”的办法,发动石油职工写“石油”。塔指的宣传部门和各大钻井公司的领导非常支持这件事,还没等发出征稿通知,就呼啦啦送来了成批的稿件,而且这些稿件普遍有血有肉,无奈书稿容量有限,这里无法全部采用,没有采用的稿件以后再用,这里只能讲声抱歉了!

当记者几十年还是头一回编书,这书定有不当脱节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2年7月

目 录

最初的雕像	李金兆(1)
璀璨的群星	杨树志(13)
辽河人在塔里木	王明清(23)
大漠铁魂	钮惟恭 宗钢(57)
赤子情愫	郝贵平 陈世良(68)
希望在沙漠	林战青(80)
筑路人的路	林战青(89)
大庆人	张立学(100)
从大庆来的司钻	张新生(106)
追求	李辉宁 冯忠田 阙文红 段晓华(115)
猛虎队的故事	阙文红(127)
劳模的风采	林献计 王京照(139)
铁人声声	杨树志(146)
情系水文	俞有林(156)
呼唤	杨树志(160)
中原雄风	张立学 张盛文(169)
沙漠运输队	林战青(174)
灵魂的花朵	周鸿武(179)
小“蜜蜂”失踪记	林永健 申尊敬(198)
在人生跑道上冲刺的人	王明清(203)
榜样的力量	王明清(208)
没有寄出的信	王欣(216)
何去何从	王欣(219)

最初的雕像

李金兆

人也是烛，燃烧伴着流泪。有的烛没有燃到半支就在生长雕像的土地上凝固了。

我时常感到有些烛光，在路上摇动着……

——别人的话

塔里木石油开发会战的帷幕已经拉开，不再是那么羞涩，不再是那么半遮面般地矜持。

哗啦一下子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已是如泉涌的口口油井，源源外拉的油罐车、不断竖起的新井架……

可是，我们应当纪念，那些最初默默拉幕的每一个人，为了塔里木今天的辉煌，他们这样生活着。

1. “还得喝尿，……喝吧”

1958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调处的505、506重磁力勘探队受命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是我国石油有史以来第一次组队进

入“死亡之海”的纪录。

505 队全部职工 22 人,临时工 41 人,维吾尔族驼夫 104 名。他们雇佣了 400 峰骆驼,筹集 10 万多斤粮草,组成了庞大的驼队。带上电台,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40 多天后,他们又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

驼铃儿叮咚叮咚,响彻塔克拉玛干。就这样,“找油郎”九进九出“死亡之海”,打破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去出不来”的神话。

只是“油讯”缥缈。

1982 年,石油部地球物理勘局第三地质调查处的三支大沙漠地震队共四、五百人,强渡塔里木河,直接闯入了“死亡之海”的腹地,揭开了人类首次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常年生活和勘探施工的第一页。

他们依靠最先进的地震勘探技术,一百多台世界上最好的沙漠专用汽车,苏制米—8 型直升飞机和大功率电台等现代先进设备的武装,开始了和“死亡之海”捉迷藏的常年游戏。

7 月中旬,由 6 名 19 至 23 岁的年轻人组成的一支测量小组,在烈日的炙烤下步行进入了罗布泊无人区。他们带的水很少,只有半壶,也没带吃的,因为说好了完工后车辆来接应的。

午后二时许,一行 6 人扛着沉重的仪器到达了地图上标着的一条河边。他们多想弯下腰掬起一捧清冽的河水入口呀,然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干得冒烟的干河床。

他们坐下来休息,极有耐心地等着,说好了车辆是到这儿接人。可是他们不知道,接应他们的车辆早已在很远的路途中陷入了沼泽。

这是一天中太阳最毒的时候,四周没有任何可以遮阳的地方,上晒下蒸,地面温度在摄氏 50 度以上。人如在一个大干蒸笼中一样,直到北京时间 23 点,日光才最后消失。

等不上车辆。

天亮了，他们决定趁太阳还不太毒的时候走回营地。有人多个心眼，临行时要求大家把现有的尿液集中起来，以备急需。

6人凑起来了半军用水壶的尿。要知道，在这茫茫的沙漠里，没有水就等于死亡啊！

太阳初升，而沙漠里却增温很快，走一会儿，人就热得直喘气儿。

“体力好的，在前面先走，能活着出去一个算一个。”组长李军坚持要四个体力好的队员先走，自己陪体力弱的张英。

“……你们喝点儿尿吧，喝吧……。”

分手时，军用水壶递到了李军手里，他们都知道，目前这点尿已是十分珍贵的了。

李军和张英各灌了一口，苦、涩、臊、臭，那令人作呕的味道钻进肚子后，还直由鼻子往外冒。

四个人互相搀扶着先走了。

李军和张英也在后面互相依靠、蹒跚而行。摔到了，爬起来，又摔下，再爬起，直到最后，他们再也没有力气挪动脚步了。

“……还得喝尿，……喝吧。”两人艰难地解开裤子，各用一只手接尿。

没了。

挤出来的，是一小滴变成红色的汁液，两人苦涩地一笑，吮干了掌心的湿润。

天黑后，308队的救助敢死队发现了昏迷不醒的李军和张英。第三天清晨，救助敢死队又找到了另外四人，六人都被一一背出了险区。

2. “老兄，救命之恩永世不忘”

1985年8月1日，上午。

位于库尔勒的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第三地质调查处基地的电台，忽然收到了来自罗布泊地区的呼叫：“泰山！泰山！231呼叫、231呼叫！……”

1832大沙漠地震队在罗布泊遇险。

该队6月1日进入罗布泊沙漠区后，一直遭受烈日及干燥的热风袭扰。7月份风力加大，无法施工，运送给养的直升飞机难以着陆。自7月24日起，后勤即告中断。

7月31日，风力骤增，达8至10级。狂风呼啸，沙浪翻滚，全队100多人被困，承受着断水断粮的威胁。

同一天，由若羌县城驾驶水罐车闯入沙漠送水的司机刘建旭失踪。

次日上午，一架民航米—8型直升飞机赶赴罗布泊地区实施紧急救助。但飞机在营地上空的强风中剧烈倾斜，地面民航无法接受，被迫返航。

绝望，笼罩了全营地。

刘建旭此时单人单车在途中受困陷车，他本可以放空水罐轻车返回，但是，想到罗布泊那100多号弟兄正眼巴巴等水，他没有那样做。

他决不放水走人。

他的水罐车静静地停在沙丘中，车身已被狂风吹斜。

刘建旭没吃的。大风持续的时间之长，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他打开五十瓦的车装电台呼救，没有回音，他慌了。

他感到驾驶室太呛，连喝凉水也得往外爬，到罐顶去取，他索

性出去，钻进了水罐下的工具箱。那箱子长1米2，宽1米还不到，他个子小身体瘦，挤巴挤巴还行。

他只能饮水度日了，也幸亏还有水。

8月3日凌晨，新疆军区空军一架美制“黑鹰”军用直升飞机冒险飞临营地上空，从空中投下500公斤蔬菜及其它食品。全体队员摸黑出去寻觅，没有人将拣到的东西据为己有，一律自动交到了队部。

中午，副队长郑兵山等7人离开营地，进入沙漠回收车辆和仪器。找到目标后，在重又掀起的灼风中迷路，被击倒在滚热的沙丘下。

入夜后，他们清醒了，有人在一辆汽车的水箱里接了一罐头盒脏水，7张干裂出血的嘴唇都舍不得去碰。

8月4日早晨，狂风依旧，另一位副队长张满刚率人根据自救方案，出去接应刘建旭，却在正午时分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郑兵山等7人。

5日下午，拱进沙漠的大马力推土机找到了刘建旭的车。

这时，躲入工具箱的刘建旭已进入了半昏迷状态。推土机手刘兵来转着圈儿找，最后才发现了他们。

刘兵来掀开工具箱，刘建旭见到光亮，恢复了知觉

“兄弟，你怎么样？”他的天津老乡问。

“老兄，……你把我救了。救命之恩永世不忘……”

他也救了大家，满满的一罐车清水使全队100多号人脱离了危险。

8月6日，大风溜走。8月10日，1832队完成施工收尾工作，后接到命令，安全撤离了罗布泊地区。设备完好，人员无一人伤亡。

试想：空投后，众人如果争抢食品；迷路时，小小的一罐头盒水被发现者悄悄独吞；司机遇险后，放掉车上的水调头逃跑；这支遇险的队伍将出现怎样的结局？